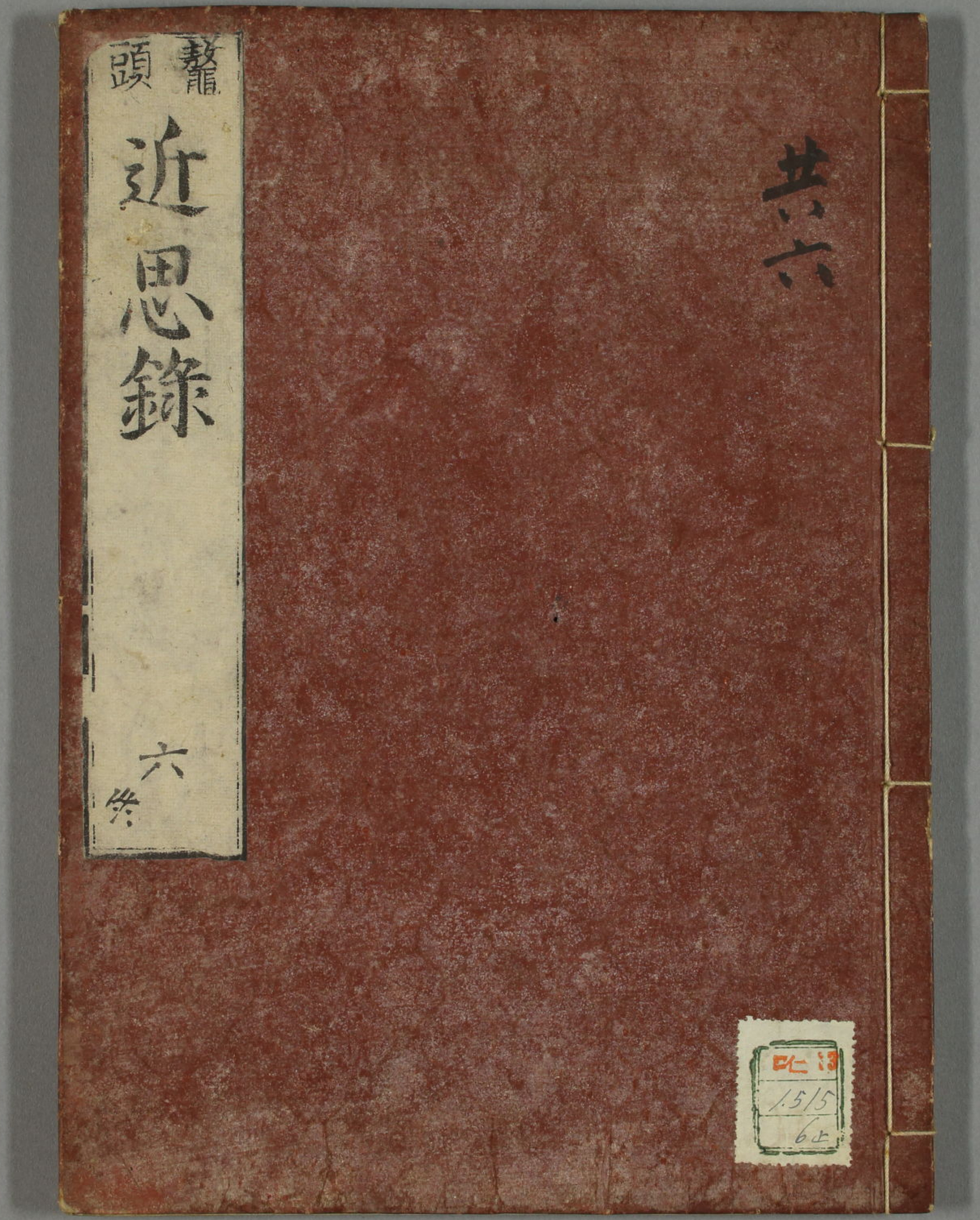




ヒ13
1515
6上

1515
6

朱子語類曰近思錄十一篇學之道盡所謂得其門而入者矣○孟子盡心十篇得其門而入者衆而教育之三樂也朱註曰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四書十百年眼目才而且其如道體之英英梁之發發

○濂溪先生曰○通書師第七之文此上文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待曰剛善爲義爲直云云○性理大全曰明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爲見彼善於此剛泉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柔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嚴毅屢褒錢神論解嚴毅之類國朝圖易乾文言曰貞固足幹事○又曰貞者事之幹也本義曰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易大全朱子曰幹如版築之有楨幹今人築牆必

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類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

教學之道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十篇得其門而入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四書十百年眼目才而且其如道體之英英梁之發發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

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柔善爲

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太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剛惡者固爲非正

立一木於中爲準无此則不可夢幻曰根道曰幹○字彙幹字注徐鉉曰今別作榦非是【纂述】老子經及家語張梁者不得其死【順韻】書不逆也和也從也【異韻】書桑也甲也順也○易巽卦注巽入也以巽順爲義【儒】字彙乃个切弱也桑也又奴亂切義同【邪】俠字彙邪徐嗟切音斜不正也姦惡也俠也又曰俠乃定切巧諂捷給【註朱子曰】周子全書及性理大全所載之通書註也

【惟中也者】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徑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徑地看又曰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意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九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又曰子思之所謂中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止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知書所謂中者也

自至其中而止矣

【中】去聲○朱子曰易其惡怒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不及之偏矣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俾】必爾切使也

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食】音嗣○朱子曰能食則能言而教之以右手能言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以左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

唯聖人爲能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胡教切覺也【聒】古活切擾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illegible]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此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改聖人立教】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日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矣○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朱子曰言之非難正懼有之不易是以難轉言願周子自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首至六中而止矣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欲剛爲柔柔爲剛能之乎

○【伊川先生曰古人】二程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上太皇太后書之一也元有二十餘言○禮記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案小學引內則一文集說曰唯應速俞應一緩

剛柔之義也註唯諾曲禮曰唯諾俞陳澔註唯諾皆應聲、長樂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以殊以禮則緩速有所辨

大學之法

禮記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陳澔曰豫者先事之謂○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禁則為有過矣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備無及未發而先禁亦可謂之豫矣○案學者學校之學樂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陳氏口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學記又曰此大學之道也○陳註曰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格言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格言注曰格至也○小學嘉言篇格言注格猶法也

格字兼有天性

前漢書賈誼傳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亦古曰貫亦習也○家語卷九弟子解孔子曰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貫慣同

若為之

字彙補所教切渝也衆口鑠金純完顧會純辨偷切予也不雜

其心德之偏駁難全矣

（一）無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

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一）釋

也○完顧宮切全也

註觀字彙古玩切散也爛也滅也

觀字彙伯各切馬色不純

○觀之上九曰

所載之程傳者觀卦象之傳也又錄程傳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所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觀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於式是其咎也○朱子小註曰上九之觀其生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

註於式

二字出于孟子公孫丑下篇朱註曰於猶也式法也

不可以

程傳无所事也下曰是其志意未嘗平也故云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

註高尚盡上九高尚其事
○聖人之道論善述而篇註所載之程子諸義此同然此詳而彼畧矣

遡字彙未各切遡也

親炙子路子盡心篇況於親炙之者乎朱註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註循循善誘論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朱註循循有次序貌

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

○馬融云困亂也○四書文林貫旨云不爲酒困是不爲酒所沈溺○南軒張氏曰此章視若易能然行之無械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弛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喪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褻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緦之輕者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入耳○講述曰事公卿是貴貴尊也事父兄是長長孝友也喪事必勉是愼終內盡其哀外盡其禮也不爲酒困是謹度內不喪德外不喪儀也此四者皆日用人倫常事而以爲何有於我故曰事愈卑而意愈切○四書賸言高尚之士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聖人之道如

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因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道風不外乎夫子設教風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輕一俊者懼於檢束而樂於馳逐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董誠為好人則有

字第凡百○小學大全曰凡百玩好如繪畫琴棋之類○小學集說曰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札書習字札簡札喪志書疏奏曰玩物喪志

之字選少右軍官義之為右軍將軍書書劉傳五十有傳虞世南字伯施永興郡名傳在于唐書貞觀政要等虞褚薛字洛臣封鄭國公諡文貞事跡詳于新唐書列傳七十八柳河東柳公權字誠懸公綽之弟傳附新唐書劉傳八十八公綽之傳○河東地名

○胡安定在○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載之○安定地名胡氏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事蹟詳于宋史言行錄歐陽文集等在湖州置治道齋湖者春秋吳郡也孫結立郡名吳興隋仁壽四年因郡有大湖改名湖州胡氏曾為蘇州湖州教授置經義齋治事齋所謂治道齋乃治事齋也○小學嘉言篇引歐陽文集曰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文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劉彝胡瑗之門人也○萬姓統譜曰安定執中懷安人幼介特從胡瑗學善治水云著七經中義

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子布軍義之虞永興世南魯公眞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已失其操有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

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各三十卷[illegible]左傳杜公一年皆陳曰戰論語篇盡公篇[illegible]陳軍師行伍之列[illegible]部伍韻會部蒲口切增韻部曲也禮記祭[illegible]註疏士卒在軍旅之中將帥部領團曲而聚[illegible]故云部曲○又廣韻屬也分也又綰也廣韻部伍又部曲○部伍之部不可用屬也分也之義解之○五人爲伍又行伍見于韻書[illegible]說文渠水所居廣韻溝渠[illegible]韻會阮韻壅水也增韻塉也通作[illegible]

[illegible]韻會曆法有章蔀閏餘[illegible]爲章○諸家要指十九年七閏七閏而氣朔分齊謂之一章○案漢書[illegible]法志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云云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illegible]綱鑑大全三章註曰三條也章字意義異也

○凡立言欲[illegible]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illegible]語第二載之明道之語也涵蓄字義涵胡南切水深多也又沈浸也又潤泳○韻會舊[illegible]切說文[illegible]也通作[illegible]易大畜小畜卦又師卦[illegible]象[illegible]

[illegible]尹焞字彥明程子弟子見宋史道學傳

○[illegible]人未見[illegible]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伊川語也○小學嘉言篇載之樂記[illegible]陳氏曰趣指趣也樂書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關雎等詩爲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爲韻語令朝夕咏歌之焉見意趣而好學矣朱子曰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戒人戶視必下等語皆古人教小兒之語也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毛詩序文也

○子厚以[illegible]二程全書卷之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載之○子厚張子厚也與爲學類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章宜參看[illegible]禮以下至之詳語泰伯篇立於禮章之註又也新安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也之道也謂者既使矣包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曰也

○[illegible]學者[illegible]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載之○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可[illegible]并按也

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籌數如律曆九章之數○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知德者守其統而不惑○朱子曰近[illegible]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曰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illegible]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理[illegible]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illegible]學者見所未到而疑以讀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

○無射便 二程全書卷六遺書曰 先生語學五載之○程子曰射中鵠舞中度皆誠也註遺書相樂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正其志射義曰射者內志正外體直

自洒掃 程子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蒙遍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存疑曰灑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視不外乎此理

○自幼子 程全書卷七遺書六載之○禮記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正義云不宜以欺誑所以習其誠○小學載曲禮之語吳氏註曰毋禁止辭

莫非使之成已 舞者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

自洒掃應對上便可致聖人事 洒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之至即是聖人事○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作毋

小者近者而後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子游議子夏之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

○小傳後倦 程全書卷九遺書二先生語八載之小者近者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傳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註子游子夏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可矣於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胡氏曰此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

○伊川先生曰 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潛心楊子法言脩身篇字優游詩大雅卷阿篇優游卒歲休矣

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

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
說書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未矣下
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
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
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
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
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
然後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於
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
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

漢時說下帷前漢書董仲舒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
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
窺園其精如此○前漢書列
傳二十六有董仲舒之傳註
玩索中庸程子曰善讀者玩
索而有得焉○四書章圖云
索究求也通義玩索謂玩其
辭索其理
○古者八歲
二程全書卷
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按
八歲入學十五入大學白虎
通大戴禮漢書藝文志之說
也
在學之學
學兼小學大
學言

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若自
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
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
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
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
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
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云人有
於學○先生說教養之術而行之久士
有定志專於修己而籍於下藤故能

四十方仕禮記曲禮曰四十
曰強而仕

雜學蒙與稱同凡物幼小皆
曰穉

汲汲合讀書及收斂休息類

二程全書註也

論語子張學子張

詩大雅曰本實先撥註絕也

○天下有多少才一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興於詩一論語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西山眞氏曰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古今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棄也○雲峯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後世遂眞以成材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一般猶言一致一同

意趨善言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管衣食若干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暫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爲己發矣故害最甚○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感發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

語爲政篇註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書通義卷 眞陵友戒止也劍初亮反傷也○蒙引曰逸志放心也

古人有歌詠一註五聲宮商角徵羽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鼓鼗柷敔鞉鼓也鞀小鼓也柷如漆桶中有椎連底擊之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竹長尺櫟之鼗如鼓而小有柄旁有耳持柄搖之則兩耳自擊鞉如鼓而小有柄兩旁有耳貫以小槌持柄搖之則槌擊兩耳疏疎同數音速節奏禮記樂記節奏聲之飾也詳樂記血氣和平一樂之本也樂記及詩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成詩曰左手執籥右手執翟一朱子曰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樂記羽旄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

兆舒疾徐之文也○音義綴音掇又丁劣切○註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

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脈也

○孔子教人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論語述而篇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慶源輔氏曰憤悱未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者欝懣之意曰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牖開之也發如弓之張而發之發其機○四書賛疏云憤者心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未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然孟子梁惠王篇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然盛貌

難○孔子教人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貌啓謂開其意悱者欲言而未能之貌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狹無所得其聽之也若已啓發於憤悱之餘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

○橫渠先生正蒙至當篇○性理大全正蒙集解曰恭敬者不慢也撙節者不肆也退讓不先也能盡是三者以明辨其禮則筋骸堪束德性堅定而私欲不萌矣故爲仁之至如是則天德全矣慈祥之心自不衰替故又爲愛道之極○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註

陳澔吉撙裁抑也

吳草玄宇康成註禮記傳在後漢書二十五

則思深力窮而倏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初學之道○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

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

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撙節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禮之本撙節退讓者禮之文也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一心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怠慢撙節則無驕盈退讓則無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

○學記曰——學記之文自初生不盡其材○陳澔註曰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案為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蓋進之必願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皆反此

教人至難——盡人之材者所謂盡其材之所長也

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業○明謂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教必以禮而成就○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誠其材皆謂受之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言實相因而然皆陵躐等不當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之

庖丁解——莊子內篇養生主篇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云云庖丁曰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云云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

人之才——孟子告子篇不能盡其才者也註未詳已下與材之下本有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是以有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之二十九字

○古之小兒——曲禮上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

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

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而無誠意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論其子他熟論盡其誠與不熟宜教其材○古之小兒便能

者之手負鑰辟啓之則掩口而對○陳氏曰提攜謂奉行攜手所以長者之意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問安 語鄉黨篇屏氣似不息者

蓋稍不敬○小學嘉言篇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云云○集說吳氏曰安謂安詳詳謂詳審恭謂恭莊敬謂敬畏此四者教童幼之所當先也○小學衷旨曰安詳是和順從容不迫之意恭敬只是不敢放肆的意思 論語 論書急進也疾也不安靜也 孟當作孟卒蒼切忽也 論書徒亶切放也肆也 莫要切惰也怠也倨也不敬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雖婁上篇註語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曹曰格其非心 孟 毅齋之鄙切齊也飾也

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晛手奉長者之手負鑰辟啓之則掩口而對○陳氏曰提攜謂奉行攜手所以長者之意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問安 語鄉黨篇屏氣似不息者

蓋稍不敬○小學嘉言篇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云云○集說吳氏曰安謂安詳詳謂詳審恭謂恭莊敬謂敬畏此四者教童幼之所當先也○小學衷旨曰安詳是和順從容不迫之意恭敬只是不敢放肆的意思 論語 論書急進也疾也不安靜也 孟當作孟卒蒼切忽也 論書徒亶切放也肆也 莫要切惰也怠也倨也不敬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雖婁上篇註語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曹曰格其非心 孟 毅齋之鄙切齊也飾也

小補孟子盡心篇豈只小補之哉

小補哉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濂溪先生曰 通書過第二十六○孟子公孫丑上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規規諫悟悔悟憶傷痛聲○所謂憶後漢書梁鴻傳五憶之文勢也

○伊川先生曰 易泰卦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程傳出此下此文之上句曰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而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

近思錄卷之十二

警戒類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之要

入常常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

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憶 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

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慮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幸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蓋德善日積則云云

○〔人之於豫〕〔一〕豫卦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程傳出于此上文曰遡豫之道故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云云〔介〕周易會通曰凡物兩間爲介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二之間故謂之介○孟子盡心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註介有分辨之意○晉公治長篇伯夷叔齊章之註其介如此大全曰介孤特而有分辨之意○韻書介節介

〔豫不可〕〔一〕程傳此下猶有百餘言

○〔人君〕〔一〕豫六五曰貞疾恒不死○程傳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流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云云○程傳蓋詳其甚辭也近思錄所載大略之○木義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流溺於豫

○〔聖人爲戒〕〔一〕臨卦彖辭之傳也其全文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於方盛之時而慮衰則方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說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云云以下皆同于近思錄所載〔狃〕字彙女九切狎也習也〔驕傲〕字彙驕堅堯切恣也傲也自矜也○字彙後尺里切奢也泰也張大也〔倨肆〕字彙商居切說文伸也

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二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厥祉其六德盛平隆盛之喪○人之於豫樂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厥祉其六德盛平隆盛之喪○人之於豫樂

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

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又無應心特立自守其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

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

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惟其自立之堅故能見幾而作○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以豫爲多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生於安富之餘紀綱壞於舒肆

一曰紆緩也○肆息恣切放也恣也紀綱法度也大曰綱小曰紀【聚釋】字彙曩許慎切鄭隙曰曩又爭端曰曩又異也○【聚釋】魚列切通作蘖說文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蘖中庸必有妖孽

○【復之六三以】復卦六三曰頻復厲无咎○程傳出于此○本義曰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之復而不固曩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躁】字彙則到切動也急進也疾也不安靜也【數】顏初六切數數迫促意

之日曩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而屢失危之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復貴安固頻】復有有復屢復而屢失不常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有失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失故云【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屢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劉質夫曰】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生日○程傳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劉質夫】伊洛淵源錄卷八劉絢字質夫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云云○朱子曰程門高弟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睽極則】睽卦上九之傳也上文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云云常孤獨也之下猶有百餘言○卦下之傳曰睽者

【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劉絢字質夫曰頻復厲屢失故危厲屢復無咎無咎者補過之辭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曰頻復頻失而不正久夫程子門人也則玩漸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啼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

乖違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睽字彙箋勿切違也戾也

靈毓會底明切廣雅曰輩也猜字彙箋食來切疑也胥肉解見前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程傳曰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

睽孤也（兄下離上為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有是二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多自疑猜）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乖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程傳曰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蓋繫奪之者矣之下猶有數十言

益卦曰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程傳曰象曰莫益之偏辭也蓋繫奪之者矣之下猶有數十言

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不能也若能大正則是化為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奸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

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在上者推己及人之理而與衆同其利惟欲利己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所利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或擊之則人亦擊之而奪其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艮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脊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云云以下同于此○本義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易音義引眞及註曾韻會語韻本作呂又篆文从肉从旅亦通作旅書旅力既愆○又呂字註曰呂兩舉切說文脊骨也又註見旅字

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限界分也列絕也夤脊肉也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九人莫益之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

人之固 ——固字有二義一堅固之固二固有之固也舉世之舉皆也憙字蒙長艱也蔡韻會氏約切本嬗又嬗字註弋約切火飛也一曰熱也或作爍

大率以 ——歸妹卦下傳曰歸妹者女之歸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此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少女之說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出大率以說云云註見大學傳七章之文

男女有 ——歸妹之彖位不當也之下曰无攸利柔乘剛也○程傳曰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二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云云倡隨易

過與不及也苟不慶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庶厲甚也

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悉喪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爲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君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

○雖齊之——兌卦九五傳其文尤詳而有百數十言也近思錄節畧載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程傳出于此處今色下衍安得不戒也五字○書經皐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巧好令善孔大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按書之所言者帝堯畏之也今作舜恐書寫之人也○論語又有巧言令色字一節六五當作九五

○治水天下之——二程全書卷四十七伊川經說第二書解之文捨己從人書經大禹謨篇作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方命圮族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蔡傳曰方命猶今言違命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

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今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

鯀雖九年——鯀崇伯名即禹父也○堯典方命圮族下曰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君子敬以——伊川經說第六易坤六二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微生高見註

方不順命天理也圮毀也族類也天任天下之大事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理而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倒行而逆施鳥能有濟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强啁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

【註曰】語公冶長篇之文也四書人物考微生高一名尾生魯人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補意補大】論語朱註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乞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云云通義曰不直告之以無是曲意也必求以與之是徇物也

○【人有慾仁】經說論語說○論語公冶長篇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豈得剛【朱註剛堅毅不屈之意棖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欲也多嗜欲則不得為剛矣○存疑曰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註義】語註義之○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門弟子也傳見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等【按】西山眞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特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蔽掩遏而不能出也

大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乞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云云通義曰不直告之以無是曲意也必求以與之是徇物也

人有慾仁

論語公冶長篇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朱註剛堅毅不屈之意棖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欲也多嗜欲則不得為剛矣○存疑曰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註義】語註義之○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門弟子也傳見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等【按】西山眞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特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蔽掩遏而不能出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經說】論語說○里仁篇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朱註黨類也○細註朱子曰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或】或忍之忍也字彙曰安於不仁曰忍

【明道先生】二程全書卷之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註義】論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大學】大學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講述云敖者尊已而凌人惰者忽人而辟已○史記魏世家文侯子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諸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云云○呂東萊曰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驕人得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以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于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子方之學流為莊周

常在於薄與忍○君子之學為己小人之學為人非特其學為務○人以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人以料事為明便駿駿人逆詐億不信去也不億者逆詐而不億未至而先覺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先覺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朱子曰逆詐言

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理微矣二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者常相爲消長○句讀曰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

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人以料事

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語憲問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註曰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詐字葉氏之註與朱註異驗驗韻書焉前進貌註楊子雲

楊雄字子雲前漢書有傳○荀子曰匿行曰詐易言曰誕周子曰誕通書二公明篇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

二程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小學嘉言篇載之○句讀曰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不好謂身不檢也心不好謂必不收也○章句曰但欲逐外物之好則身不檢而心逐於物矣故身與心已先不好也○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所見則必濫之振衣而塵拂之臨流而垢洗之不知此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不知滌灌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爲不能克其類小亦甚乎

註

孟子告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

○人於天理

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莊子言見于大宗師篇林希遐曰慾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所謂天理人欲分數消長也

○伊川先生曰

二程全書四遺書二先生語三載之○機事機心見註釋字彙兩月切機也歷也註莊子曰

莊子外篇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云云○林註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

○疑病者

遺書二先生語三註玉篇擬議也當俟切度也○覺悟敬切撮持也

○較事大小

遺書二先生語二○韻會靈韻毗祭切惡也文本韻必袂切斷也○又撇毗祭切敗衣也字彙與蹩同在尺直尋子滕文公下篇朱註曰枉屈直伸也八

種下種字事有幾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俚語猶毗攪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留之心者必去其端故治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雖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屈而爲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隨宜遂至枉尺直尋其弊乃有不可勝言矣○小人小

凡曰亭病遺書本註一作論

○伊川文夫｜二程全書卷之七遺書二先生語六載之註性無不善孟子滕文公篇及告子篇有性善之論

旹於｜孟子滕文公註泪者乍出乍入之義不全是沒也

○雖公天｜二程全書卷之六遺書二先生語五載之

○做官｜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朱子大全趙致道問書曰程子曰仕官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士仕官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志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人未免仕官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朱子答書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事然幾微之際大須著精彩也

○驕是氣｜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載之其語尤詳也曰開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伊川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亦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云

丈夫不吝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泪於利慾之耳○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意爲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爲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事○做官奪人志仕而不徒考其心不必言或驕或驚乎是非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驕或驚乎是非志於富貴而此志動於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屢遷書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生平所嘗深省者也

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則不吝化然高不吝亦足以言是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者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云云○歉歉之色下又有數言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云云○案論語泰伯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云註載程子所謂驕氣盈吝氣歉而朱子曰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本根云云註載程子所謂驕氣盈吝氣歉而朱子曰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

○宋知道｜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載之

○邢七云一日｜二程全書卷之四遺書二先生語三節畧載之○外書十二全載之○伊洛淵源錄卷十四全載之曰上蔡謝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以下同點檢杜詩所謂晴窗點檢白雲篇○邢恕字和叔

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驕於吝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固未能點檢明道先生甚事蓋做二省之說錯了可

省事見于論語

○橫渠先生 張子全書卷之二正蒙中正篇第八全書註曰循此而之去會數不遠矣學者所宜深省○小學嘉言篇載之陳氏曰捨棄也猷爲謀猷作爲也下民下等之人也 致猶言同歸踰過也

○鄭衛之音 橫渠禮樂說又曰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濮水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若不弗耕蔬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忘隨地慢頹廢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怠惰其志不才者此也○又曰移人者甚於鄭衛未成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 戒慎思也

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書記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曾子二省謂曰以二十事自檢 次點○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

則予曰論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爲邦子曰云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朱註放謂禁絕之

○孟子言反經 孟子盡心下篇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云云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無邪慝矣○孟子鄉原註曰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德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又曰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與起於善也

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橫渠孟子說○孟子言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沈偏仰無所可否蓋其心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

道則是非聖然而鄉原僞言爲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異端類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正道是已至於異端則楊墨老莊釋氏之說皆不可以不辨故此卷次之

辨異端論語朱子註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四書諸說辨斷云邪說詖行足以惑人而正道是已至於異端則楊墨老莊釋氏之說皆不可以不辨故此卷次之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愼辨其文云豪厘有差千里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陸德明釋文云豪户刀反依字作毫○孔疏云易繫辭文也○陳澔曰易緯之文也○朱子曰毫十毫爲氂十氂爲髮十髮爲鍼鍼又云鞏通作鞏

明道先生語第二

二程全書卷之十四遺書明道先生語第二

按楊朱之事見呂氏春秋及鄒陽書說莊等諸書又有墨子子列子等列子有楊朱篇○墨翟之事見呂氏春秋及鄒陽書說莊等諸書又有墨子

十五卷凡六十一篇○四書通義金仁山云楊朱老子弟子字子居其書見本傳而列子莊子多載其語蓋楊朱親傳老子之學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其特老子之言節節實戰國初文故其言未播列子之書未甚改當時惟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闢楊即闢老莊也見滕文公下及盡心上篇等

史記卷之六十三列傳第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

辨異端類凡十四條

蓋君子之學之之之

相內修政教外無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入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云

佛者本西域 韓文卷之二十七佛骨表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記云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儀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和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後漢明帝時遣使之天竺求其道事見通鑑

爲教流之一 法華經一卷云諸法從本來常時寂滅相云○阿含經諸云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云

老者周 史記卷之六十三列傳二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益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薄老子爲御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清淨無爲 史記卷五十四世家二十四曹參

爲之道 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之甚也 楊氏爲我何以闢之 楊氏爲我何以闢之 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之甚也

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卜孔子門人子張才高志廣汎愛兼容故規模闊遠密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是楊氏爲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爲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之分是無君也○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郎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影子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刃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

楊子法言卷二吾子篇註祕曰楊朱墨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按此語韓愈引之孟簡尚書書

韻會光鑊切開也虛也

在里仁論語爲政篇高寒行寡博祿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程全書卷之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

潛心楊子法言卷四問神篇註曰潛深也

如師也過曰論語先進篇云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兼愛爲我孟子盡心上篇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又云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無父無君孟子滕文公下篇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集註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君之義故無君墨子於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記師子張名史記卷之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云又見家語

尚書疑名史記家語無傳衛人也

子張才高信聖論語大全饒雙峯曰觀數問文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先傳後儀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數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

田子方子夏之弟子魏文侯之師史記魏世家十四云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云云蒙求云田子簡傲又見劉向說苑

莊周史記卷之六十三列傳第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明道先生曰 二程全書卷之五遺書二明道先生語

此道所以 中庸第十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章句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蔡虛齋所編集四書圖文合攷云僧祖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姚承菴所集錄丹鉛總錄十五云儀禮聘禮速賓辭云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宿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字从臣从乙臣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候屈降之義今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楊明云不可須臾離王道言人不能離道○講述云不可離就人不可離道說若就道說則是道不離于人於不可二字說不去矣則毀人倫滅四大幻化一切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故君子之 論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朱註云適專主也莫不肯也○蒙引云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爲之心亦無泯不爲之心惟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

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

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物而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事物獨立故物外無道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語微予篇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說統云諸人各守一節故曰無可無不可也可不可以迹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爲可則無可不可迹○蒙引云佛老之心雖似爭莫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所以爲異也又云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心則無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語大全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倫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獨介一隅之士耶設有入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同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論者如此○饒雙峯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爲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之性矣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猶知敬以直內故此心虛靜亦若有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

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

張釋氏之語類云游定夫編明道說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箇覺察以方外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而外方

滯固者楚辭第五漁父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疏通知遠書敎也○字彙云山徂切親疏又通也恣肆字彙恣資四切縱肆也○又云肆息恣切放也吾道則不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注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云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太全朱子曰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駕則失其性非牛馬之

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敬備言之釋氏離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太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亳不容也若五品備率之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義以方外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宜無適無莫之義敬以直內則行動靜不失其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

道矣○又陳氏曰如蔬物之性則生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蔬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菽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斂人物皆有自然之理註【晦】至【也】○嘉云晦盧皆切院狹也【所謂知至至之】易乾卦文言傳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程傳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步步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木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敬以直內】坤卦文言傳語已見于上【文曰佛有】是又明道先生之語也○詹良卿曰佛氏默坐澄心雖曰是敬蓋其覺之理亦似是而非也他只默坐澄心亦是死法若敬則該動靜貫於實理佛氏之覺覺於虛妄苟覺於虛妄何有周旋皆是敬之事亦覺之理也但吾儒之覺覺於實理故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天理則其所發出來不外是矣○存疑云盡心與存心不同

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斗之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有滅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道無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絶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捨物以明理泯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盡心上篇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以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也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存疑云盡心與存心不同

增韻又悟也靜也

○【釋氏本怖】二程全書卷之十四明道語第四○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惟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罔多懼易以利動○詹即卿曰此生有命非人所能移易者聖賢格物窮理但知循身以俟命未嘗他有所事以免死求生彼老氏流弊雖曰煉形養氣其說未甚惑人若佛氏以死生禍福而求生福雖深山窮谷之人婦人女子亦皆爲之所惑有論胡泳髓牢不可解者其爲害甚矣雖然其害有兩般此一般固是說死生禍福以欺罔愚民又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駭惑士夫然死生禍福之說只是化得不讀書明理人性命道德之節又較玄妙難高明之士皆爲所動是佛氏之說爲害無涯之甚也今人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有定見方不爲所動焉【惟務上達】語憲問篇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同云子曰不然夫不无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王陽明云夫自可得聞耳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大全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依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孟子曰盡其心】孟子盡心上篇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以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也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存疑云盡心與存心不同

盡者盡其中之所有也存則操之使不放耳盡心知性有先後知天無先後○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知性即太學格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知天即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存心養性

孟子盡心上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集注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之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大全朱子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

恍惚

字彙云恍惚失意也○司馬相如傳芒芒恍忽○居業錄云穆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就事物上去窮究

彼固曰出

程子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舍其母自逃去可也至於世則逃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喝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或曰釋氏

異端謝氏曰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爲謂之天竺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流配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如南宋王子業因其諸王爲地主亦此類耳其法有刖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也閻羅則後世之刑官也金剛則後世之衛士也皆其蕃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者則世相傳流本非佛氏眞教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西方之土名其地夫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所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可笑也此雖其初學佛者不察本非中國之所有者而流傳之久後之異教者亦以爲眞愚民亦不覺其爲僞而水陸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者皆懼此苦楚之禍以求快樂之福何異教中之僞以陷愚民之不知知此耶嗚呼哀哉

○學者於釋

二程全書卷之二遺書二明道語第二○程子曰佛氏如莊聲美色易以迷人○程子遺書曰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佛書非禮勿視○讀書錄云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已明雖觀其書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駁說之焉行疾只○詩四牡載驟駸駸○君季自詩東海久揺蕩南風已駸駸

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說心一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則於道體自不足道本人倫今曰出家則於家獨善便於己而已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

顏淵問爲一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朱注顏淵問爲治之方子曰此夏時之正也三代之王所以繼天而治民者不外乎此蓋天運一周而人事之小變已著於此故隨時損益以盡其道曰爲邦者謙辭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以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二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路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質而一小文會太宇取之蓋亦以爲文得其中也○脈云殷輅周冕自文質得中舉二端以爲例耳非謂殷輅周冕便完了治天下

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盡美友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蒙引云樂則韶舞謂用樂則兼舞○謝肇淛云雜用曰夫子謂鄭聲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後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欲故繫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云〔至於禹之〕

的制度戒以放鄭〔靈公篇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朱註韶舞取其盡美又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蒙引云樂則韶舞謂用樂則兼舞○謝肇淛云雜用曰夫子謂鄭聲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後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欲故繫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云〔至於禹之〕書皐陶謨篇禹曰云何長乎巧言令色孔壬蔡氏注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所以謂萬〔易上繫辭五章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大全程氏頤夫曰生生之謂易利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之不息靡有間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胡雲峯曰富有者元物不有而元一毫之虧久日新者元時不然而元一息之間斷焉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爲生生之易

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初學立心未定必屏遠異端之人殆危也○蒙引云樂則韶舞謂用樂則兼舞○謝肇淛云雜用曰夫子謂鄭聲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後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欲故繫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云〔至於禹之〕書皐陶謨篇禹曰云何長乎巧言令色孔壬蔡氏注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所以謂萬〔易上繫辭五章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大全程氏頤夫曰生生之謂易利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之不息靡有間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胡雲峯曰富有者元物不有而元一毫之虧久日新者元時不然而元一息之間斷焉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爲生生之易

道既篤乃可考辨失矣○

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胥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不了他

底故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
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爲私
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
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
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
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
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爲吾身不能不
父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
書以耳目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
味觸法爲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
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
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
其實是愛身故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
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
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
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
妄生許較欲出離生死
○人有語道氣者問先
儀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
而不知去私已之念本無事也

人只爲自己一重瑞云設弋角切說文從工擊下也一曰素也廣韻皮甲也大小幾許也

釋氏以不貪瞋癡爲上智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非若釋氏盡去塵根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若欲如枯木死灰欲欲去之豈理也哉枯木死灰五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平○前漢書韓安國傳死灰不復然乎○唐杜甫詩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註瑞溪字彙障知意切隔也界也塞也壅蔽也○又云礙牛蓋切止也距也妨也阻也限也真處舌所味處身所觸處意所慮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二文選頭陀寺碑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梁元帝詩忧恍隨六塵

事文要玄物集第三云賢奕緜蠕蠕者善負小蟲也柳文頻蝮傳云蝮善負小虫也爾雅作負版行遇物轉持取易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至瞋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平隧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過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詩板字彙云居效切相角也不等也

○人有謂導二程全書卷之五二先生語第四○韓文十二原道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史記太史公自敘德曰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李白本集二十二云渴飲

月窟水飢餐天上雪○公羊傳桓公冬不雨夏不暵註爲長生久視見于老子第五十九章林希逸註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佛氏不識二程全書卷之十五遺書明道語四○參上擊辭十二章曰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云卦爻陰陽者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孟子大全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擾善惡有所分矣○同新安陳氏曰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釋氏之說二程全書卷十五、遺書伊川先生語第一設教周易觀卦象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矣聖賢養人生順理空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則其所說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

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雖爲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子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

王通言心

仲淹龍門人幼爲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請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數百作經爲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按文中子一書詳見于前編

滕文公下篇詳見于前編

前漢書張騫傳不得用支要領注凡持之要曰領

○問神僊之說二程全書卷之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釋氏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朱文公感興詩飄飄學仙客遺世在雲山盜啓玄命

秋寫當告先死關令尹喜隨龍虎三年養神丹乃主一入口白日生羽翼我欲往從之脫屣誠非難但恐逝天道愈生詐能安○楊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炎黃堯舜殂落而死文王卑孔子魯哀殂落而死文王聖孔子賢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于之贏矣○欧陽公有無仙說可考見鑵字彙龍都切酒器又水兩崖間大林也左傳邾莊公爨于鑪炭○亦作爐又問楊子曰法言君子篇或曰聖人不師仙豈衒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註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

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嚴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皆爲周孔爲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生而不散故能獨壽此理之所有也顧其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自私小技耳○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太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滯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發其一】語大一中庸十二章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行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流通】莊子外物論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展轉】詩周南關雎篇輾轉反側○說文展轉也

【其過於大一】賈誼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易說卦傳一章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義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注一切有一】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身之小則藏其用而不能推察虛空之大則滿其虛而不能及故其語大語小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塵芥子耳所以言塵芥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

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大易不言有無言可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無間不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十直無者為玄妙彼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諸子之陋見也

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無間不可以有無分彼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諸子之陋見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

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消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

人生日用無非

○大易不言一性理大全卷之六正蒙大易篇○語類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浮圖明鬼一性理大全卷之六正蒙乾稱篇○魏志曰正號同佛陀或云部多梵夏並稱為淨覺又譯佛為覺宏漢記云浮屠佛也漢言覺以覺悟羣生也○浮圖與浮屠同循環史記高祖紀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云漸音斯盡也神識不散一南齊范

鑄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孔孟所謂 易上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本義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朱子曰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

劇論字彙劇竭戕切增也其也艱也又蹙也流轉唐韓愈詩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天人一致 上擊辭四章云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知死生之說

自其說 佛法入中國事詳出于前論賀詩小雅雨無正論賀以鋪朱傳論陰陽相臧獲

揚子方言卷三云臧甬音男侮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雜齊之間凡不純爲雜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罪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庸謂之甫保庸言可保信也秦晉之間罵奴婢曰倭言爲人所輕蔑也○荀子王霸篇臣如是則雖臧獲不肖與天子易執業註云臧獲奴婢也英才孟子盡心上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閭閻出之才氣也恂恂字彙恂恂謙切安也

天人一致 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自其說 佛法入中國事詳出于前論賀詩小雅雨無正論賀以鋪朱傳論陰陽相臧獲

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臧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菜才閭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

天人一致之說釋氏指爲天人一物輒生天孔孟所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

取舍可謂知天乎

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

太學當先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

人倫所以不察○孟子離婁下篇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朱注云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治所以忽書經益稷篇在治忽之反也德所以亂蔡注忽治之反也德所以亂語衛靈公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論注陷溺孟子梁惠王上篇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朱注陷陷於阱溺於水

異言滿耳○左傳僖公少儀韓氏有不才子毀信棄忠崇飾異言○劉書貴言毀人不益其德則聽者不滿乎耳上篇○孟子離婁上篇上無○下無○下篇公孫丑上篇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朱注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傾也遁逃避也○章圖云陂卑義反傾斜不正○蒙引云詖者心蔽而言亦蔽也淫者心陷而言亦陷也邪者心離而言亦離也遁者心窮而言亦窮也但在言謂之詖淫邪遁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類耳理則一也翁然宇棄翁音吸起也獨立論齊民

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世俗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画以為異端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事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

篤實獨立經歷而過度○後漢書戴憑傳光武詔公卿大會百官就席戴憑獨立精一書經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薛文公傳讀書錄六云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工夫允執其中是功效天過人孟子惠王上篇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注詖服字棄云音奴異也

孟子滕文公下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詖服

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僞邪說異教非遵聖人之學何以發其蔽

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近思錄卷之十四

觀聖賢類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大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楚荀卿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等也

韓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傳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傳之者其人存乎其人存乎

思按程子曰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得周子周子之後又得二程子程子之後又得張子朱子蒙引曰道統以傳道言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及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合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性之者生而知之及之者學而知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修習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習體道及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伐不矜蓋亦學能之事也○仲尼

○仲尼元氣 二程全書卷之六遺書二先生語第五載之○朱子語類曰顏子左臨泚水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 註 溥遍 韻會渾淪未相離貌 韻會 中庸溥博淵泉朱註溥博周徧而廣淵也 淵 韻會逕疑切本邊也本作圣○又佳韻宜佳切水畔也又際也○麻韻牛加切斜雅溪爲涯增韻水際也 涯 韻會紙韻牀史切說文水厓也 厓 韻會亞公駕切爾雅次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 埶 丑字彙埶於稟切九二埶乙埶切埶孔王逸註云霧氣昧也賈誼賦埶孔無垠 埶 善 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字彙長丁丈切火猛也 威也又功之先 嚴 韻會嚴斂也敬也莊也敬也 敬 說文肅也又戒也又曰肅息六切恭也敬也

仲尼無所 朱子語類曰混淪然而已直截曰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二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爲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

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太子太師太尉無有涯涘喻如春陽煦物長也孟子亦長也嚴肅故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未不違

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太子太師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未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至孟子則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

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語類問孟子露其才蓋亦將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

顏子示不違

論語爲政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朱註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程子又曰顏子具體微甲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顏未粹耳在養之而已註無而

成之

上繫辭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仲尼天地

性理大全卷三十八曰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慶雲文選載焉曰卿雲亦曰慶雲文選有五色○西京雜記曰慶雲或曰瞰雲○事文要言引唐書曰天瑞有五色雲○初學記曰雲五色曰慶泰山東嶽又曰卿宗巖巖詩曰維石巖巖朱傳曰巖巖積石貌○龍會險也峻也註無字兼胡頗切合也同象之和也

嚴嚴之氣象也

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

論語爲政者高明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矣天下

清明在躬

氣象如神

顏子有若無實

語泰伯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氏曰友顏淵也

孟子論

孟子公下篇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朱註詖偏陂也淫放蕩也

何足無迹

君室陳氏曰顏子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雖知友也須

然天成

朱子文集程伯子贊元氣之會渾然天成

不識知識出十翼

問君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云云○文林貫旨曰問仁是問爲仁之道

孔子儘是

遺書自此下別出非一出之語

雄辨

雅頌篇孔燕豈弟朱註豈樂也易也

高明在躬

禮記孔子閒居篇清明在躬氣如神

顏子有若無實

語泰伯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馬氏曰友顏淵也

孟子論

孟子公下篇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公孫丑篇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朱註詖偏陂也淫放蕩也

日月至焉

故極其明而不校故極其高明行放淫辭故極其博厚容太聖太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

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

養正而鑿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

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

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悟一貫之旨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而鑿焉其自非樂善不倦安行不

理一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
能勉強哉○遺書伊川語第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三載之得正叔禮記檀弓篇見註高曾○禮記檀弓上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曾子聞之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旦而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曷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吾何求哉我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衽而加席乃舍而沒○晥胡官切晥大也簀竹牀也○疏曰已矣了也遺書又曰

二程全書卷十一

子產子公孫丑篇曰行之不義殺之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傳經宜難

二程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百年傳之田子方田子方傳之莊子是聖人之後百年已差此類可見幽厲史記幽王名宮湦周宣王之子武王十二世孫也厲王之子武王十世之孫○朱子孟子註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謚法動靜

一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載之殺一本

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二也幽厲

不由也

拳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關邪輔正以垂萬世

子孟子公孫丑篇曰行之不義殺一不

○傳經宜難

二程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第三百年傳之田子方田子方傳之莊子是聖人之後百年已差此類可見幽厲史記幽王名宮湦周宣王之子武王十二世孫也厲王之子武王十世之孫○朱子孟子註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謚法動靜

一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載之殺一本

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二也幽厲

不由也

拳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關邪輔正以垂萬世

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

○傳經

二程全書卷十一遺書伊川語第四其過少下曰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醇矣然韓子責人甚恕記蘭陵縣屬東海郡楊雄

前漢書卷八十七列傳五十七有楊雄傳晉蘇輿後漢書百官志曰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荀子極

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案遺書此七文曰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未道不到其言醇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云云駁雜也性惡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揚子不識性楊子法言脩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晉灌蘇輿水雜貌

○董仲舒曰

全書卷二

亂常曰簒殺戮無辜曰賊○禮記禮運篇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記雜字裏作管切雜也

提挈綱維要領也

○荀卿才高

二程全書卷十九伊川語四其過少下曰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記蘭陵縣屬東海郡楊雄

前漢書卷八十七列傳五十七有楊雄傳晉蘇輿後漢書百官志曰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荀子極

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案遺書此七文曰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未道不到其言醇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云云駁雜也性惡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揚子不識性楊子法言脩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晉灌蘇輿水雜貌

○董仲舒曰

全書卷二

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楊雄字子雲

荀卿才高其過多

荀卿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楊雄字子雲

楊雄才短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

爲漢光祿大夫性惡揚子法言脩身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揚子不識性楊子法言脩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

荀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董仲

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

十八遺書伊川語十一〇仲舒傳見于前漢書卷五十六列傳二十六又史記有傳〇案是董子答江都易王文也已出爲學類註解尤詳也〇小學嘉言篇又載董子之此語〇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精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〇李退溪自省錄曰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末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又曰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又曰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麤著眼看以此利字爲資欲之利謀字爲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指出甚遠〇眞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正心誠意爲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本末無越乎此道德之質也李翰曰清靜寂莫皆無營欲也〇漢書楊雄傳解難寂寞爲尸註李奇曰道化以寂寞爲主〇又楊雄傳贊曰惟寂寞自守時之人不能知之也

董子本傳賢良策之文

臣聞天者百王之所共尊也故知天然後知所守道之極至於天情之際不可不深察也故曰天地之間合而爲一陰陽調而風雨節群生和而萬民察此皆天之所爲也王者欲有爲之時必先受命於天天乃與之以其道而成之故王者之所以受命於天天之所以與王者其徵可見故天之生王者非爲王也乃爲民也天之愛民甚厚豈肯爲一王而空斃萬民以奉其欲哉古之人質樸而難化其政朴而民淳其刑簡而不用其俗善而自治其道不煩而功自成其德不言而喻其賞不費而人勸其罰不用而威行此天之所以與王者之道也

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學賢良對策爲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修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本末雄規模以清淨寂寞爲道無爲爲主〇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之曰玆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一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祿隱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祿隱謂沈下位祿而隱即祿仕之意雄失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一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此不可爲也

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攬漢將

爲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武侯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憒憒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肯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个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覺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朱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數箇人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又遺書伊川語五有眞論文大同小異行一不義殺一个公孫丑又見前取劉璋性理大全卷六十二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王之讎未必是云云○劉璋者劉焉之子劉焉嘗養王後也先王取劉璋事見于蜀志　劉璋傳又後漢書列傳六十五劉焉傳附之註諸葛亮蜀志五有傳攘

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先主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攘心公平有王佐之道則有所法焉盡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爲先王以棄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一不義而不忍爲此則聖人若劉表子琮將荊州先王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與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閒矣或謂先王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知賢任賢善道察納雅言忠規太臣格君之心未嘗不反復乎此其視曹操猜忌刻薄相去遠矣小人諂諛之類資質好卻有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得志於時正大氣象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

以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

八字孔明出師表之文曹操詳于魏志卷一

諫劉表子琮一魏志卷第六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與八俊云云劉備與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子琮欲以爲後云云○人名劉琦琮

諸葛武侯一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此語上下有數句

臣至祭納雅言出師表之文

也諷誦詩小雅皇皇者華篇朱傳諮諏訪問也雅言雅正之言也申言申不害韓非子見史記

○孔明庶幾一二程全書卷二十七遺書伊川語十四

文中子曰中說王道篇文中子云云出國以下葉氏之言也

○文中子本是一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又十九卷曰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此二言語後來波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註文中子王通字

氣象

孔明輔行退小人諸葛亮之類資質好卻有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得志於時正大氣象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不到處

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

仲淹門人私謚爲文中子隋書有傳○中說有十篇○王凝正福時萬姓統譜王通傳附之福時王勃之父也說文明也增韻清快也

○韓愈永貞元年進士第三人授官秘書省校書郎後貶陽山令後召爲國子博士遷考功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改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公

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載之豪傑孟子滕文公篇朱註云豪傑才德出衆之稱○淮南子云智過百人謂之豪也傑才過萬人也○朱子語類問退之文士耳何以從祀朱子曰有闢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二句他又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原道韓文卷之十一載之孟氏醇乎醇韓文十一讀荀子篇之語也韓文註醇粹倫反厚義也又曰荀與揚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未盡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榮于之列如此分明道書此下曰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絕去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曰不

○胡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原道其大槩耳原道韓文卷之十一載之孟氏醇乎醇韓文十一讀荀子篇之語也韓文註醇粹倫反厚義也又曰荀與揚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未盡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榮于之列如此分明道書此下曰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絕去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曰不

誠實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歸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自道見得如此○語類

孰唐書一百五有韓愈傳又新唐書杜氏通典吏部郎十二人注曰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置或爲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也皆今之郎中之任也山公啓事曰吏部郎至選舉宜得能鑒風俗理人倫者晉尚如此分明遺書此下曰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也○又曰仁者必愛猶愛爲仁則不可如博愛之謂仁愛之謂義之謂禮之謂智之謂信皆是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朱子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道德

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朱子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甚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正心誠意

林子全集曰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至若韓昌黎文集上也論聖學而道格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曰求所得古之學者爲脩己而已德之盛則發於言就其中有所見

未至遂有所得德之成則言退之反

○自然之文而有所見如曰輒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太意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一本色金聲從容和敎一府皆傾○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玄養有道資稟得於天玄養存於己純粹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樸節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沛洽而有餘胸懷洞然徹視聽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胸次洞達無少隱慝然測其深博而無涯極其德美學識所蘊則又不可窮極以形容以上二節言資稟之厚也先

如日嗣之一退之語見原道○語類朱子曰如他謂輒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潘慤字書稱杜到切踐也襲帶入切重衣也因也又襲詩曰襲褒傳西北國始通於漢然襲擊空洼擊開也空通也襲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擊其孔穴也

○周茂叔一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讀書推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然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薄於發政施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光風初學記爾雅曰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初學記云楚辭注天霽曰明微風動指草木皆含有光註黃庭堅氏黃名庭堅字魯直所謂山谷道人是也餘詳下卷伊洛淵源錄條

伊川先生撰一朱子又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過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案通書附錄唯載汕谷之語此註當附上句下潘延之孔經父二語之下伊洛淵源錄數萬姓統譜等不載之○性理大全卷三十九又載所言孔經甫祭文潘延之之語亦同

○伊川先生撰一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九遺書附錄載之○伊洛淵源錄亦載于明道之行狀○呂氏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資稟資質氣稟也純粹易曰文言曰純粹精也

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樸節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沛洽而有餘胸懷洞然徹視聽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胸次洞達無少隱慝然測其深博而無涯極其德美學識所蘊則又不可窮極以形容以上二節言資稟之厚也先

其爲政一朱子又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過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案通書附錄唯載汕谷之語此註當附上句下潘延之孔經父二語之下伊洛淵源錄數萬姓統譜等不載之○性理大全卷三十九又載所言孔經甫祭文潘延之之語亦同

○伊川先生撰一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九遺書附錄載之○伊洛淵源錄亦載于明道之行狀○呂氏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資稟資質氣稟也純粹易曰文言曰純粹精也

註蠱字彙於浪切盛貌

時雨之潤及雨之雨也見孟子

洞然呂與叔克己銘洞然八荒通薄廣輿也浩乎浩然同廣大貌滄溟瀚書滄千剛切倉海溟莫兵切海也註慝字彙惡也又隱惡也

美言不足一言能言者不能盡之

和而不流中庸之文註譔細曲禮正義曰譔者趨也飾法度陳註譔裁抑也

行已——論語其行已也恭
不敢弗——論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居廣居——孟子滕文公下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集註廣居仁也朱註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言有物——禮記緇衣篇言有物而行有格○陳註呂氏曰有物則非先賢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古註物謂事驗也
先生爲學——汝南郡名科舉謂及第觀然韻會口滅切泛濫字彙濫音藍汎濫也又水延漫也子罕注橫流貌

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己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恕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己如人爲之善也不欲弗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天下之廣居也不安於狹陋行大道天下之大道不由於邪僻以義故曰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有○以上一節言行之本末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事狀曰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評立辨○南安軍地名屬泉州府○司理參軍官名掌獄訟勘鞫之事○案宋司理與元司獄同職

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忘下兩句說用窮神知化易下係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註樂記曰天高以下至樂興焉樂記文也陳澔注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聖人法之則樂興焉

辨異端

朱子中庸序曰斥夫工家似是之非○案自道之不明至以天道小學嘉言篇載之明道先生之語也伊川引之因其高明程子將言或問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明道先生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其質開透亦必如人數等所謂知者過之也井中盡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道中庸其照無偏何

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光佛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

害楊墨申韓是也

窮神知化見前

小學章句曰佛氏空寂之教本非窮神知化程子特借以言其自謂高處耳○窮神知化見前

開物成務上繫辭十二章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朱子曰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陳祥曰開物者聖人窮陰陽之神知陰陽之化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人即神化之理以成所當爲之事屬行

小學句讀曰言爲夏氏曰所言所爲也佛氏空寂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誤矣包法界語小人微塵或隙說道德指陳

陷其中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爲於天下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堯舜之道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心性皆朱子之所謂徹近理而大亂眞者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啓開發之成務謂人之欲爲者成全之如二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彝倫之道即倫理也渙隨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皆論詞章之習皆是○李春坪曰邪誕妖妄者蓋佛氏於修性養心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欺世也○又曰異端之道不熄聖人之道不著故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曰案行狀曰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學者之所傳耳言未及明之書

先生又曰伊洛淵源錄所載門人之者是也

自致知曰自教人至卒無得也小學善行篇載之○小學集說朱子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所偏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家國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此大學之序也○吳氏曰灑掃應對小學一教也窮理盡性大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謂誠意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謂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也

病世之學者曰小學集說吳氏曰病患也趨奔也闕猶闊也卒終也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序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以太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先生接物曰物兼人物言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不陋固滯者知所刑名功利之習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豈不幸哉世皆未及序信之理也彝倫之道即倫理也渙隨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皆詞章之習皆是○李春坪曰邪誕妖妄者蓋佛氏於修性養心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欺世也○又曰異端之道不熄聖人之道不著故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曰案行狀曰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學者之所傳耳言未及明之書

先生又曰伊洛淵源錄所載門人之者是也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不陋固滯者知所刑名功利之習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豈不幸哉世皆未及序信之理也彝倫之道即倫理也渙隨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皆詞章之習皆是○李春坪曰邪誕妖妄者蓋佛氏於修性養心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欺世也○又曰異端之道不熄聖人之道不著故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曰案行狀曰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學者之所傳耳言未及明之書

先生又曰伊洛淵源錄所載門人之者是也

自致知曰自教人至卒無得也小學善行篇載之○小學集說朱子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所偏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家國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此大學之序也○吳氏曰灑掃應對小學一教也窮理盡性大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謂誠意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謂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也

病世之學者曰小學集說吳氏曰病患也趨奔也闕猶闊也卒終也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序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以太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先生接物曰物兼人物言

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二句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各因其資而平易明白故人易從教人而人不怒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人不怒賢愚

之二曰專指人言
感而能通上繫辭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校勘字彙校古巧切往也猶也
暴慢論語曰遠暴慢
誠服所謂心悅誠服也
心醉蒙求曰鄭玄心醉注醇
酲字彙醇音純醲也厚也不漓酒也酎音醇也
排斥字彙排步皆切推也擠也斥也汗昌石切黜也擯也
屏除也退而省其私論語之文
詳議新法明道文集二凍新法疏有二篇當時用事
用事者指王荊公也伊洛淵源錄云曰王荊公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善惡感得其心愛而公故感
感得其歡心
狡僞者獻其誠待人不盡其禮而人不忍欺之
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
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
觀德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乎無遠不格矣
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至和如飲醇酎
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
爲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以一節言接物之道
先生爲政
言治郡縣之政先生曾爲鄠縣主簿縣令等官其職有論朝政事非爲故煩裕字彙笥戴切不簡也又曰裕羊遇切音豫饒也寬也容也〇又余救切音宥
密字彙負筆切稠也周禮注字
讀如牢於切徐曰物去手能止之廣韻就也〇又居侯切拘也〇礙牛蓋切止也妨也阻也〇礙尺約切寬也綏也沛然盛貌與孟子所謂沛然下雨沛然同意彼言雨澤之盛此言作爲之盛
註釋密峻須晉切嚴急也〇密緊密嚴密之密也
苟且洪武正韻苟且草率也論語里仁篇苟造次急遽苟且之時大全朱子細註苟且是特暫處
倉卒倉皇同言急遽
監司言爲官而主事者

爲政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路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之綱然幾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有生處之沛然法令嚴密而先生未嘗爲苟且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定要故不見其難
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寧虛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

○明道先生云 二程全書卷之四遺書二先生語三載之○周子大全伊洛淵源錄亦載之○語類問周子窓前草云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那般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那朱子曰此不要解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又曰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曰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朱子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朱子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云云問觀雞雛可以觀仁謂是生意初發處曰只是爲他皮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但爲他皮薄見了註本注遺書註也

○張子厚門 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諸類云皆是均無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

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 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不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曰與自家意思一般 本注 ○張子厚聞生皇子 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諸類云皆是均無同體惟在我者至

凡天下被機餓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顚字音典 孟子梁惠王篇塗有餓莩朱註莩餓死人也 註西銘之意 西銘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者吾父母之長子也 又音貴行急遽也

○伯淳嘗 伊洛淵源錄卷七曰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 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興國寺伊洛淵源錄作相國寺 註遺書註也

原明 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

○謝顯道云 二程全書卷二十九外書第十二載之○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傳竝語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卷九 泥塑 宇彙潮 蘇故切麤土象物匠所謂 註孟子滕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朱註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

○侯師聖云 二程全書

餓字 孟子梁惠王篇塗有餓莩朱註莩餓死人也 註西銘之意 西銘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者吾父母之長子也 又音貴行急遽也

○伯淳嘗 伊洛淵源錄卷七曰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 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興國寺伊洛淵源錄作相國寺 註遺書註也

原明 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

○謝顯道云 二程全書卷二十九外書第十二載之○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門人傳竝語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卷九 泥塑 宇彙潮 蘇故切麤土象物匠所謂 註孟子滕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朱註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

○侯師聖云 二程全書

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驟然動于中而不可遏被機餓非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原明 ○謝顯道云明日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侯師聖云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外書下同 ○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

卷三十九外書首第十二洙州名源楊游酢楊時程門高弟也事跡詳于宋史道學傳伊洛淵錄等瞑字書眉兵切閉目也○又莫堅切眠也詞侯

仲良伊洛淵源錄卷十二曰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夏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雜言一編朱光

庭同卷十二曰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云云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云云

明道伊川

鶴林玉露又有此論

○劉安禮云

二程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劉安禮卻之劉安禮卽河間劉立之也○遺書附錄答屬之容下曰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敎曲自盡云云

益於面背朱註所謂豈弟同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
賢輩尚在此乎日旣晚且休矣及出門
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公掞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
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
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
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

註豈弟詩大雅卷阿篇註豈弟樂易也

師道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者乎朱註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呂與叔云

二程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其文尤詳也先生資稟特立之才之上有敷言睿文強識禮詩尚禮博聞強識敦篤行和不忘謂之君子○識音志

容儀明物孟子明庶物察人倫渾然心釋杜氏預左氏傳序渾然冰釋已見于卷二爲學類

其造於約約要約也

其忘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貴之美之厚德之全故其將然發見從容盡厲之容薄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太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渾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

友之言身中庸及孟子離婁篇註頗煩易成卦象曰感應以相與學雖博孟子雖博孟子雖博孟子

名敎綱鑑曰王戎曰聖人貴名敎註躬行禮義人倫名實敎○小學嘉言篇名敎註曰謂人倫之敎有實有名

嘉祐宋仁宗年號也○案嘉祐元年程伯子二十五歲叔子二十四歲張子三十餘歲○朱子贊張子像曰氐恍孫吳既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性理大全註熊氏曰先生初喜孫吳繙兵起用兵之法後來盡棄佛氏老子虛寂之敎皐比虎皮中夜妙契於此心秉燭速記其所得盡棄異學——伊洛淵源錄朱子曰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棄於後當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爲定○程子遺書曰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顧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朱子曰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若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警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註本註尹彥明——性理大全卷三十九又載此事○尹彥明和靖尹氏也見前

學文性理大全集賢曰張載嘗爲崇文殿校書故云移疾昆陵陳滯曰移疾今案移文稱病爲是○前漢書劉向傳註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出不居官府橫渠地名在鳳翔郿縣中夜起坐——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便做正當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須史丹鉉緫錄十五儀禮聘禮遠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五官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小敬久古者樂不倦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

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淳○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之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見前嘗謂門

須臾是也史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人語多言兼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是古之所云須臾解字必宜如此方得本源○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一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也知禮成性橫渠之語詳見于第二卷知崇天也章○前注曰致知禮成性之說未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詞

忽然見前 精義入神是又見于第二卷○下繫絡倣此義入神

先生氣質 一論語剛毅木訥

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其之於日用之間或有差故命辭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無差則所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而非勉強擬議然應事之時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

註解輯要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橫渠先生曰一 此語性理大全又載之語孟詳也註朱子曰一 此語性理大全卷三十九又載之明道下有卄四五便學聖人之七字二十三作二十二二語詩作許多詩 伊川易學論 定性書二程全書卷五十六明道文集三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曰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堅著慮之熟矣尚何疾小子之言然嘗留心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豪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道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何思何慮於知誘之除蔽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

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

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德貌嚴毅而中識嚴側故與人久而益親窮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十二時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 終

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永照其物之迹是反鑑而索照迹易已見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北轅而南其轍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誠聖人之喜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其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知何哉不人之情易發而難制有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見外誘之不足惑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勿効未能精慮當合行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哉之

遊山諸詩

一程全書卷五十四明道文集一遊鄠縣山詩十二首有序墨之

○白雲道中　一年丁度到山中　吏身拘絆同疏鬣谷服塵音甚喜嘉負終南約泉石一年丁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荒世路險巇功業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紅度石橋暄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鑄逈

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獼猴山僧云昔元獻公來獼猴滿山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率來便滿山迎鞭驀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高觀谷　蠶室畳畳鼓響前峰來自形雲翠蔽中洞窈積陰成氛象鬼神憑噴吞巖風噴雷雨露千尋濕落石琪璣萬點紅縱有虬龍難駐足何須蟻穴還憧不是早時功

○草堂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幾十頃參差蓋殿綠雲中四面青營千徑通曾讀華陽眞誥記上神仙居在蓬瑤宮

○長嘯巖中得來以石敲餐蓋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氷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雲萱洗俗腸

○遊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煎喜尋泉石斷遠緣自是勞足機先息眞稍勝低眉數俗人

○長嘯洞北面望大乳列屏簇比鄰山洞却不見蓋爲相望近緣

友見碧峰寒天將仙掌聚還斷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峰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霽得見此若有路通須近天陰成

○雲際山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棲

○下山偶成　鬱鬱三百絕塵埃欲上藍輿首重迴不是吾廬本經海等閑事肯出山來

嘗聞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我又欲階梯近
思錄而示後學升堂之道故校此於四先
生之全書及易詩書語孟其餘可解此書
者朱子語類性理大全等若干編彙集細
釋之庶下學遠卿之載籍者見之為博学
篤志之便豈不教学之一助乎延寶一丨巳
四月甲子求身堂宇由的跋

京師三條通升屋町
御書物所
出雲寺和泉掾